

第二十一章 槓上武威侯府

徐明帶著一萬兩銀子回了燕王府，得意洋洋地將銀子交給外甥，此時連翹才知道這二舅舅幹了什麼好事。

這位二舅舅就是當年被燕王妃從青樓裡拖出來那位，從小就有些混不吝，旁人面上稱一句徐二爺，背後都悄悄喊一句徐二愣。

但二愣有二愣的好處，便是誰都知道他這個破脾氣，倒反而不那麼計較了。

趙曦扶額道：「二舅舅，侯府真賠了銀子？」據他掌握的消息，武威侯府可是皇帝老大，他們老二的，甚至暗地裡把控朝政，怎麼可能這樣老實？

徐明大笑，「那自然是，武威侯府一向乖巧，我一去他們就把銀子乖乖送上來，還說讓你好好養傷，好外甥，你就莫操心這些小事，好好養傷才是正理。」

趙曦，「……」不信。

但徐明不耐煩解釋，直接將銀票放到桌上，對連翹道：「外甥媳婦，這銀子妳拿走，買些補品好好吃，看你們兩個都瘦成什麼樣了。好了，老子回去休息了，也得和你外祖父通通氣，明兒上朝還得來一仗。」

被批評瘦的連翹，「……」我這叫苗條。

趙曦，「……」是誰先前說武威侯府乖巧的？再說了，某乃穿衣顯瘦，脫衣有肉！

目送徐明離開後，小夫妻倆回了房，連翹捏著一萬兩銀票，再看看躺在床上蹣跚著二郎腿的趙曦，道——

「相公，咱們坑武威侯府一萬兩銀子，這樣好嗎？」

那可是皇后娘娘的娘家，皇后娘娘乃一國之母，在她眼裡就是天神一樣的存在，欺負了娘娘的娘家人，後果很嚴重吧？

趙曦瞥了銀票一眼，一臉的嫌棄，「我這金尊玉貴的身子都吐血了，一萬兩我還嫌寒磣，這是打我臉。如今我也是靠有錢媳婦養活的人，真看不上這點小錢。」媳婦在手，金山我有，說的就是他這樣的了。

看他一臉得意，連翹給了一個白眼，相公磕破皮的胳膊，血都沒流，至於那吐的血……後來才知竟然是前一天在驛站殺的雞，所以她十分懷疑即使沒有這次碰撞，這雞血也會用在別的地方，總之是坑人沒商量。

「可武威侯世子腿都斷了，日後能不能站起來都是問題，皇后娘娘豈會放過咱們？」連翹看得清楚，石重等人被打了一頓不說，馬蹄子還踩了他一腳，當時石重扭曲成團的樣子，她看了都覺得自己腿疼抽筋，何況真真實實感受到疼痛的石重，能活下來都是命大。

趙曦聽了後眼珠子一轉，「娘子說得對，腿斷了事太多，說不定還賴上咱們，直接讓他死多好。」這石重仗著皇后欺男霸女，無惡不作，他替天行道一把權當積福了。

她哪裡說要讓石重死了？她歎道：「相公，你莫衝動，他人已經廢了，咱們別再沾惹麻煩。」武威侯府今天剛被砸，還不知道如何加強防衛，何必多此一舉。

想了想，趙曦終於點頭，「嗯，留著他們狗咬狗也好。」

聽趙曦解釋一番，連翹才知武威侯府狀況複雜，繼室曹氏有一子一女，世子石重

生有二子一女。可想而知，即使石重殘廢了也不會輕易交出位子，因為嫡長孫尚健健康康，如今也有十三、四歲了，日後嫡次子和嫡孫相鬥，熱鬧自然少不了。沒過多久，下人來報，齊國公和徐老夫人親自前來探病了。

趙曦嚇得顧不上裝病，趕緊到二門處迎接，雖他是皇家人，但哪裡有讓外祖父和外祖母兩位老人家前來探病的道理。

連翹也顧不上梳洗，只穿著家常衣衫便急匆匆跟著到了二門。

剛到二門，便見一群人往這裡走來，打頭的便是兩位老人。

齊國公六十餘歲，頭髮已經花白，皮膚也有一些褶子，但徐老夫人卻精神矍鑠，頭髮烏黑油亮，銀盤臉上幾乎看不出皺紋，同樣年紀卻不同樣貌，可見家裡操心的多是齊國公。

趙曦十年未見外祖父、外祖母，只每年收到老人給乖外孫的無數好物，心中甚是思念，此時一見，眼中便有些淚意。

只尚未流出，便聽齊國公怒喝道：「武威侯家那個雜碎，竟然把我外孫打成這副模樣。好外孫，你腿怎麼都不利索了。來，讓外祖父攙你回房。」

趙曦，「……」他哪裡腿不利索了？但也不好拆穿外祖父，只好由他扶著進屋。連翹見相公被齊國公跟對待老人一般服侍著，忍不住捂嘴笑，嘴角剛翹起，便被徐老夫人一把給摟在懷裡——

「我的兒，妳怎麼這樣瘦，小臉還沒有外祖母巴掌大，難不成是路上吃苦了？燕北的冰雪都還沒消融呢，這天殺的非逼著我們乖孫、乖孫媳這會子趕路。」

連翹的表情和趙曦一模一樣，都透著一股無奈，明明早就不當自己是小孩子了，卻被人這樣哄，怪不好意思的，而且外祖母這是罵皇上是天殺的？厲害了。

「外祖母、外祖父。」連翹乖乖叫人。

齊國公一手攙扶著外孫，一手掏出一個荷包，「喏，好孩子，拿去玩。」

連翹趕忙謝過，打開荷包一看是一套壽山石印章，各色大小不同共十二枚，十分精緻，心道老人家雖是武將，還挺有文人情調。

徐老夫人也掏出寶貝，是一只紫玉鐲子，「老頭子那個別看雅致，其實他平日大字都很少寫，文房四寶等無處可用才拿來送人，省得留下礙眼。妳這是幫他，用不著感謝，外祖母給妳這個雖不名貴，卻是咱們老徐家祖傳的好東西，日後好好長胖，為咱們老徐家開枝散葉。」

齊國公吹著鬍子瞪了老妻一眼，「就妳會拆臺。」

連翹捂嘴笑，老兩口一把年紀了還喜歡拌嘴，挺有意思的。

大舅母白氏無奈道：「娘，翹姐兒那是為老趙家開枝散葉。」她和小姑子感情十分之好，當年也不介意小姑子找個倒插門的，可皇家不依呀。

二舅母王氏撇嘴道：「娘，您偏心了，我進門您還說老徐家沒啥好東西，只有一只紅瑪瑙鐲子，原來留著這寶貝給外孫媳婦。」說著，抱住徐老夫人的胳膊不依，「兒媳生氣了。」

徐老夫人點點王氏的腦袋，笑罵道：「就妳矯情，比翹姐兒大一個輩分了，妳丟人不丟人？誰讓妳嫁的是嫡次子，紅瑪瑙都是我咬咬牙才捨得給的，不稀罕還回

來？再說了，他們老趙家一根根的全是歹竹，出個咱們曦兒這樣的好筍，還不是借了咱們老徐家的光。乖孫媳，你們兩個都是好孩子，可不能生老趙家那種祖傳混蛋。」

王氏裝作要哭，撒嬌不依，逗得大家都樂起來。

私下妯娌兩個卻對視一眼，深深歎息，老兩口活得越來越隨心所欲，張口就損，這是要和皇家翻臉呀。

不過也是，要不是小姑子嫁給皇家，就燕王那樣的，早被老兩口打斷腿了。

齊國公有三子一女，老大老二皆為嫡出，老三乃領養同袍兄弟遺腹子，但不論是否親生，齊國公教育起來就一個字——打！

不聽話，打；學功夫不成，打；讀書不成，還是打。總之充分體現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，生生把三個兒子從小打到大。

唯有閨女徐嬌兒，從一出生就得父母和三個兄長疼愛，只要徐嬌兒不痛快，一家子都能跟著哭，尤其是三個哥哥，被父親打慣了，皮實起來經常不聽話，唯有妹妹一撒嬌一生氣，比聖旨都管用。

趙曦見一群人樂哈哈一團，他扭捏著道：「外祖父，我可以自己走的。」

齊國公卻一拍他屁股，「哎，受傷了就是受傷了，不要逞強，就你這傷勢，一個月都未必能出門。」說著盯了眾人一圈。

聽見這話，眾人也心中有數，這是對趙曦傷勢定調了，必須往重裡說。

徐老夫人點頭道：「有什麼不好意思，你小時候天天騎在你外祖父脖子上，還撒過好幾次童子尿哩。」

連翹「噗嗤」一聲笑出來，她實在是忍不住，趙曦雖有好幾個面向，但她始終想不到他小時候會是什麼樣子，如今聽徐老夫人這麼說，不禁噴笑。

趙曦脖子都紅透了，外祖母太不講究了，怎麼能在他媳婦面前說起這種糗事？他也是要臉的呀。

「老頭子，你明天上朝看看武威侯那老賊怎麼說，仗著外戚身分就無法無天，都敢爬到咱們頭上來作威作福了。」當年徐老夫人在邊關也親手殺過敵，最愛做的事就是往敵人身上潑熱油點火，本就天不怕地不怕，現在豈會怕個武威侯？

齊國公一路把趙曦扶進房中，再小心翼翼地扶他到床上躺好，再給蓋上一層被子，這才揮退服侍之人。

他沉聲道：「皇上從去年十月便沒有早朝，只有初一十五露個面而已，尋常奏摺都是由內閣批閱，拿不定主意的才會遞到皇上手中，左相江平為乃先帝爺時探花出身，乃清流一派的頂梁柱，十分注重名聲。」

「可右相郭旭陽乃武威侯府親家，其嫡女為侯府世子夫人，雖然石重無恥，但對郭氏卻十分尊重，小妾無數卻一個庶子庶女都沒有，可見兩家關係牢固，且說是內閣把持，紫陽真人又很能左右朝政，所以實際上是皇后一派掌控實權。」

這些趙曦也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他畢竟不在京城，細節處總不如外祖父知道的詳盡。

「那皇后一胎，究竟是不是……」

齊國公搖頭，臉露嘲諷，「不只皇后，連那兩個妃嬪的也應該不是，皇上十幾年

未有子嗣，豈是一個偏方便能輕易改變的？」

徐老夫人冷笑道：「我猜皇上也未必不知，要不然不至於要有兒子了還醉生夢死，只是戴戴綠帽子，總比皇位早早被藩王奪去要好。」

齊國公瞪了老妻一眼，「莫瞎說，皇上再不濟，也不至於將皇位拱手讓給旁姓。」

徐老夫人瞪回去，「這有什麼？你想想，若是一般人家，是願意把家產留給收養的兒子，還是送給兄弟？尤其還都是異母兄弟。」頭上有點綠又怎麼了？總比被人嘲笑那方面不成來的強，男人的那點小心思能瞞住誰？

聽到這話，眾人不禁沉默，他們從未這樣想過，但轉換一下思考方向，還真是這麼回事，思及此，脊背上都冒了一層冷汗。

「所以說，如果我們咬死了武威侯府欺辱皇家人，皇帝還真不一定會幫他們。」

趙曦道：「留下孩子是一回事，但是否容得下皇后一族，端看皇上容人之量了。」

不用想，若皇上真知實情，容人個屁，是個男人都受不住。

齊國公點頭，這倒是個極好的試探機會，若皇上由著他們打壓武威侯府，估計是心中真有數，可這樣一來，他們對皇上就真的很失望了，執政不力、施政不仁是一回事，但親手將江山交給異姓人，那就是另當別論了。

他們這些老臣，在先帝和今上之間，自然更忠於先帝，所以他們絕不能眼看著趙家江山旁落他姓。

更何況他外孫乃正經八百的先帝孫子，可比來路不明的小崽子強千萬倍，支持自家人是必須的！

夜深人靜，王府終於安靜下來。這是在京城過的第一夜，連翹覺得新奇卻又忐忑，見趙曦在整理書籍，她欲言又止。

趙曦早就發現她頻頻往這裡看，終於忍不住開口道：「怎麼一直盯著我瞧，是不是發現燈下相公特別好看。」

連翹抿嘴笑，「嗯。」這倒是真的，燈下看美男子與看美人一樣，會比白日更加誘人，她湊過去問：「相公，你說外祖父一家會接納我嗎？」

趙曦上上下下瞧了幾眼，瞧得連翹越發自卑起來，這才哈哈大笑，「妳是咱們自家人，外祖父和外祖母自然喜歡妳，且我小媳婦模樣兒天下第一俊俏，人見人愛。」

連翹見他打趣，氣得捶了他一下，「說正經的呢，我一個小土妞，要不是王妃賞識，哪裡有機會嫁入王府，看你們聊起世家情形全都熟悉，我卻兩眼一抹黑，只覺丟人。」雖然努力成長，內心卻還是深感配不上相公。

見連翹真的傷感起來，趙曦摟她入懷，「我說的句句屬實。妳不僅貌美，嘴巴還甜，人也懂事，這些優點一般女人或許也有，可妳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又是最最有錢的靠山，算起來是我配不上妳。」說著，輕輕咬了一下她耳朵，「最最關鍵，我心悅妳。」

連翹聽得臉紅心跳，將頭埋到他懷裡，「你不嫌棄我笨就好。」

趙曦責怪自己太過粗心，平日裡嬖嬖們教導媳婦規矩，也請了專門女夫子教一些琴棋書畫，他卻忘了高門大戶最難釐清的是複雜關係。

在燕京時還好，畢竟燕王府獨大，有名號的也多是下屬，可京城有皇族，更有動貴、高官數不勝數，裡面彎彎繞繞的關係，不是京城土生土長的高門貴女還真理不清。

他雖離京多年，但手中畢竟有探子，每月呈報京城各府動向，可媳婦兒卻是兩眼一抹黑，緊張也是尋常。這一路上，他忙著佈局，閒時則忙著纏著媳婦鬧，將這等正經事拋到腦後，如今想來自己還是為她著想太少。

趙曦也不再抱著連翹鬧，拿過剛剛整理的譜牒，一張一張翻著說起古來，「譜牒傳承千年，但經過多次集權，世家力量早就式微，如今留著的幾家，除了孔府一族還有些勢力，其他都是空架子。本朝太祖開國後論功行賞，動貴一脈幾乎都是新貴，因好面子，大家又把譜牒修了起來，伯爵以上皆在此列。」

慢慢翻看，家族之間絲絲相連，多多少少都能牽扯出關係，直把連翹繞得頭暈眼花，不過看了譜牒，她才知道大舅母白氏乃定國侯府嫡女，二舅母王氏乃和順侯府嫡次女，皆是有實權家族，只有三舅母萬氏乃濟陽伯府嫡次女出身。

想想也是，三舅雖同樣得父母疼愛，終究不是親生，家族聯姻十分看重嫡庶，三舅作為養子能求娶到伯府嫡女，想來外祖母努力爭取過，只不過三舅母進門三年方有孕，生下女兒後便難產而亡，之後濟陽伯府以照顧幼女為名，讓一名庶女續弦嫁了進來。

趙曦先把外祖父姻親介紹，「定國侯只看稱號也知功勞，乃開國一等侯，三代不降爵，如今侯爺是大舅母親兄長，家中子弟一直駐守西北達州，兩家關係頗為親近。

「和順侯府乃二等侯，如今二舅母之父尚在，不過等下一代便會降為三等侯了，開國之初在西南作戰時出過大力，這次蜀中平叛，便是和順侯府在苦苦支撐。

「濟陽伯府情況特殊，乃是前朝武將歸順來的，雖地位尷尬，但家教甚好，早就棄武從文，出過一位進士、三位舉人，在京城動貴裡算是清流。三舅舅一家子去了西北，不過表姊表妹皆到了成婚年紀，三舅母應會帶兒女回京。」

連翹連連點頭，關係知道了，只不知人是否好相處，今天看外祖父、外祖母皆爽朗熱情，兩位舅母也很和氣，只是徐府終究人多，也不知每個人性子如何。

這樣想著，連翹也悶了出來。

趙曦笑道：「妳且放心，長輩皆是好相處之人，就算咱們哪處做得不對，看在母妃分上只會寬容相待，至於表兄弟姊妹們，他們性子如何並不重要，妳可是堂堂王府大少夫人，身分上便高出他們一截，只有他們捧著妳，沒有妳捧他們的道理。」雖不用人捧著，但聽趙曦這樣說，連翹放心許多，只要夫君支持她，她就不怕。

趙曦藉著病重拒絕與各家來往，倒是少了很多雜事，更免得皇上猜忌燕王府。

王府清淨了，朝堂上卻吵成一團。

今兒皇帝也是難得，竟然親自上朝，驚了百官一下，眾人暗暗想著，難不成是來給武威侯府撐腰的？

武威侯府仗著皇后勢力，如今恨不得能橫著走，京城裡沒幾家他瞧得上的，但齊國公算一家，他還真不敢惹。

十年了，齊國公府早就離開西北戰場，齊國公推托年老，平日也很少上朝，至於齊國公府世子爺，領著禮部一個閒差，徐二愣是戶部五品小官，連上朝機會都沒有。

可是齊國公即使離開西北，但勢力卻一直都在，屬下將領皆成長起來，說句難聽的，朝廷的命令在西北未必能傳達下去，但齊國公府一句話，他們立即就會動起來。

軍權、君權，歷朝歷代都在博弈，端看誰能壓過誰。

就因如此，齊國公一脈看似已經在朝堂上說不上話，可京城真沒人不開眼敢惹。武威侯也沒想過自己會對上齊國公府，可既然對上了，且自己嫡長子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下不來床，這梁子便成了死結，必定要爭個你死我活。

尤其見皇帝上朝了，石崗更覺有了主心骨，與右相郭旭陽對視一眼，他出列哭訴，「皇上，求您為老臣做主呀，昨日燕王大公子趙曦回京路上與我兒相遇，不料馬匹被驚，本來只是無意間發生的一樁小事，趙曦卻不依不饒，打斷了我兒雙腿，齊國公家老二徐明更是霸道，帶著幾十個人闖到我府上，把大門都給砸爛了，整個前院一片狼藉，皇上，趙曦是皇家子嗣，打死我兒，老臣也不敢多說一句，可徐明不過是一五品小官，憑什麼敢硬闖侯府？」

郭旭陽跟著出列奏道：「皇上，一個只是侯府世子，一個卻是藩王嫡子，且燕王為了大歷江山嘔心瀝血，即使兒子犯了錯，也不該受到懲罰，臣以為武威侯說得太過了，但徐明確實不該仗著是燕王外家便如此囂張。」

此話看似是為趙曦說話，實在暗指藩王勢大，無法無天，且一句話就說是趙曦錯了，為此事定調。

看著石崗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又看郭旭陽偏幫，齊國公翻了個白眼，拱手道：「皇上，咱們大歷什麼時候需要只會哭的小嬰兒上朝了？武威侯乃堂堂二等侯，卻跟個要奶吃的娃娃一樣，丟不丟人？郭相也說了，石重不過是侯府世子，可趙曦卻是皇上親侄子，誰大誰小，他們侯府分不出來？再者說了，是石重縱馬傷人在先，皇上您侄兒傷筋動骨且內傷嚴重，在床上躺百天都算萬幸。怎麼，只興侯府傷人，不興他人自衛？」

一口一個皇上侄兒，好像真是親侄子一樣，倒是讓皇帝臉色暖了一些。

武威侯卻氣得老血都要噴出來，「那算自衛？我兒子雙腿都斷了。」

齊國公呵呵笑道：「是石重自己的馬踏的，關皇上侄兒什麼事？有本事你證明那馬不是侯府的，我立即把傷人的馬給宰了！」

武威侯心道：馬又不會說話，當時場面亂糟糟的，他怎麼證明？氣得險些內傷。皇帝看得暗中偷樂，面上卻懶洋洋地道：「眾位愛卿如何看待此事？」

此言一出，言官們紛紛表立場，齊國公不理政事，而武威侯拉幫結派，自然有許多人要求嚴懲徐明，但他們也乖巧，沒人敢直接拉趙曦下馬。

只是有更多清流派的早就看不慣武威侯諂媚不要臉的樣子，尤其薦了紫陽真人，

害得從此前朝後宮烏煙瘴氣。

眾人忍著，卻不代表睜眼瞎，石重又不是多檢點的人，眾人便將他往日斑斑劣跡拿出來說，一樁樁一件件，還有幾件人命案子，當真是死不足惜，而武威侯一派雖死咬徐明不該砸了侯府，但徐明雖愣，卻真沒做一件傷天害理之事。

兩邊對比一目了然，武威侯幾乎要暈死過去，他從未想過這些人膽子竟這樣大，敢公然和他對上。

朝堂上吵成一團，左相江平為終於站了出來，「皇上，既然兩方都有錯，那就各有懲罰吧。石重撞傷燕王大公子是一罪，殺了兩個戲子一罪，強搶民女又一罪，放印子錢也是一罪，至於他打殺奴僕，雖品德有失，但畢竟手中有賣身契，這個倒可以不算。

「至於徐明，雖是為了替大公子報仇，可做法實在不妥，好在還知道不能砸了先帝御賜的匾額，也算懂事。兩個都是年輕人，都有愛衝動的時候，求皇上避重就輕，撿最輕的那一罪懲罰便是了。」

眾人聽得一愣，最輕的罪？徐明這個好說，砸門雖不對，但一時衝動可以體諒，可石重最輕的是強搶民女還是放印子錢？這兩個罪名真定了，死是死不了，但名聲也徹底臭了，世子之位鐵定是保不住了。

有人就站了出來，「憑什麼殺人不償命？難道石重是外戚，就能草菅人命不成？」右相郭旭陽忙站出來，「皇上，一案是一案，其他尚未有實證，不必拿來在這裡說吧？」

可有人就反擊了，「既然沒有查證，現在就請大理寺一查到底。」

武威侯道：「皇上，豈能由著他們潑驢水，求您為老臣做主。」若真查，武威侯府多少事都能牽連出來。

皇帝眼皮卻耷拉著，問：「齊國公怎麼看？」

齊國公吹鬍子道：「老臣本來不服氣，但石家畢竟是皇后娘家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老臣得給皇后娘娘臉，即使她外甥不是個東西，老臣也不好替她出手教育。再者江相親自保石家人，老臣給他個面子，但是再有下次，老臣一定不放過石重。」

武威侯，「……」哪隻眼睛看出江老賊保石家了？而且徐老賊什麼意思，是逼著皇后娘娘懲罰石重？

不要臉！

第二十二章 皇后的賞賜

金陵三月，粉牆黛瓦，臨窗而坐，觀細雨朦朧。

可能是碎雨讓人愁，連翹眉頭輕輕皺著，不知在想什麼煩心事。

趙曦從外面回來便見娘子一臉惆悵，從後面輕輕抱住，用下巴蹭著她小腦袋，「有何好擔心的，只要大規矩錯不了，皇后不敢怎樣。」

自來到京城，連翹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一心窩在房裡背世家關係譜，連園子裡萬紫千紅的景色都顧不上欣賞，可今兒下晌，連翹突然接到皇后懿旨，讓明日進宮請安。

雖然經過大半年鍛煉，她對富貴權勢已經不那樣害怕，但進宮卻是頭一次，豈會

不緊張？

「戲文裡唱的，皇后想砍誰的腦袋便砍誰的，動不動就滿門抄斬，連理由都不找，我平日裡說話隨意，請安時萬一說錯話可如何是好？相公，我可不可以裝病不去？」誰不怕死呀，她還沒過夠好日子呢。

趙曦大笑道：「戲文裡的話妳也信。裝病不是不可以，瞞過太醫檢查也是小事，可早晚都要去的，早去還能早安心，再者皇后雖然為了野心不要臉面，但她手中並無兵權，並不敢隨意殘害臣婦，何況咱們燕王府，她最多尋些小事噁心人一把，擠對一二便是，且皇宮中人說話留七分，她就算擠對，妳未必能聽明白。」

見他笑話自己傻，連翹白了他一眼，「笑笑笑，還不是你裝病，這才讓我在前頭衝鋒。」她可委屈極了。

趙曦笑嘻嘻，連連作揖，「是是是，小可不僅讓娘子養，還讓娘子遮風擋雨，都是我無能，都是我的錯，請娘子多擔待。」

連翹被誇得臉紅了，「貧嘴，跟抹了蜜一樣，就會哄人。」

打打鬧鬧中，倒將害怕之感沖淡了，她也想通了，反正該學的規矩早就學了，既然避不過，其他只能順其自然。

這兩日雨一直斷斷續續的下，到了夜裡便歇了，第二日便紅霞滿天，一片好兆頭。連翹迎著朝陽從東華門進入內廷，乘坐轎輦路過東六宮，將將走了半個時辰才到坤寧宮門前領地。

引領宮女笑道：「少夫人，煩您辛苦，咱們需步行入內。」

這位宮女約莫十六、七歲，穿著赭色三等宮女服，剛剛拿到荷包，摸了摸是薄薄一張紙，臉便一直微笑著。

連翹點點頭，望著高高的臺階，歎道：虧得自己是大腳，若像南方女人般玲瓏小腳，攀這個臺階也會累死。

走了足有一刻鐘多方步入正殿，就見門口立著兩個青衣宮女，左邊那位見了連翹微微屈膝，「煩少夫人稍候，奴婢前去通傳。」

過了約有一刻鐘那宮女才出來，笑道：「勞煩少夫人久等，皇后娘娘剛剛用過早膳，勞您跟奴婢來。」

連翹心道：這宮裡人還真是會笑，不管辦不辦事，即使暗地裡為難了人，嘴角也是不多不少三分翹，優雅又端莊。

翠玉珠簾無聲斂起，撲鼻香氣來襲，不濃不淡恰恰好，奢靡中透出一股清雅。

連翹打眼一瞧，只堂屋便有二三十個宮女伺候，卻安靜無聲，可見皇后規矩之嚴。她不敢多瞧，半低著頭靜靜跟著走，等宮女停下，她也跟著立住，只看到幾步遠處有一雙金色繡花鞋，上面墜著一簇珍珠花，六顆小珍珠圍繞一顆大珍珠，那顆大的比拇指蓋還要大半分。

等了片刻，一個綿軟女聲響起，「真是個漂亮孩子，抬起頭來讓本宮看看。」

連翹以為皇后應是雍容端莊之人，沒想到聲音軟綿不說，模樣也十分嬌俏嫵媚，

如雨後桃花一般豔麗，不過肚子倒是極大，身材看著有一些臃腫。

「好孩子，過來本宮這裡坐下，若是在民間，本宮就是妳的親伯母，無須客套。」皇后笑著招招手，讓連翹近前。

連翹不太喜歡皇后這種隨意態度，招呼她像是喚小狗一樣，不過她還是微笑著走近了，在一步遠處停下。

遠看時覺得皇后如嬌滴滴的十八少女，近看卻覺得粉太厚了，即使如此也遮不住眼角皺紋，好似髮髻邊緣還有一些暗黃斑點，不知是年歲到了，還是懷孕的關係。不過連翹哪裡敢多看，只一瞬便將臉低垂下去。

皇后娘娘握住連翹的小手道：「快坐下，小小的樣子，累壞了本宮心疼。」

旁邊一個三十餘歲著綠色宮裝的宮女笑道：「皇后娘娘心善，若真心疼少夫人年紀小，何不賞賜幾個幫手？」

連翹心中「咯噔」一下，這位乃是一等宮女，可見應是皇后心腹，說這話是何意？

皇后笑道：「難得妳這話說到我心裡去了，燕王妃弟妹也真是的，找兒媳婦找個這麼小的，豈不是讓你們兩口子都為難。」

連翹低頭，裝作羞澀模樣，「母妃覺得相公年紀太小，便也找妾身這樣小的，說是正好合適，誰也別嫌棄誰。」

「看你們這恩愛樣子，倒讓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羨慕了。」皇后捂嘴笑道。

連翹看了皇后一眼，一臉真誠，「娘娘明明如十六芳華，哪裡年紀大了？我聽老人說，女人懷孕若肚子尖尖便是男孩，看娘娘這肚子，肯定是個活潑皇子。」不說別的，就皇后這一舉一動如此嬌媚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個寵妃呢。

一聽這話，皇后笑得更加開懷，「本宮就喜歡這樣嘴甜的小姑娘。」這些老話她也聽過，自是歡喜。

「母妃還說妾身太過老實，就只會說大實話，不過妾身雖笨，但眼力極佳，娘娘這胎定是男孩錯不了，看娘娘給小皇子做的衣服可真是精緻，針腳都是平的，不會扎了嬌嫩皮膚。」

被連翹一打岔，皇后這會子忘了剛剛說到哪裡，倒是和連翹說起養小孩子的一些講究。

那宮女把一個萬福抱枕放到皇后腰後，道：「娘娘，昨日太醫還說您該多走動，將來生產才好。奴婢覺得，這樣好的天氣，娘娘和少夫人到御花園一賞如何？」皇后暗惱自己懷孕後腦子便笨了，差點忘了正經事，聽宮人提醒，連連點頭，「很是很是，曦兒媳婦頭一次進宮，是該去熱鬧之地。」

連翹自然不能拒絕，只好跟著前去。

御花園在內廷與前朝相連處，平日裡供皇上和後宮遊玩，過年過節時也會賞賜有頭有臉的功臣一遊。

春秋兩季乃御花園最美時節，三月裡迎春花正是最盛之時，桃花杏花也次第盛開，黃的粉的白的紅的，一派璀璨爛漫。

雨後清新，連翹忍不住深呼吸幾分，心裡想著，如此盛景若是能和趙曦一同觀賞該有多好，只可惜前方有皇后，周圍有眾多宮女，連呼吸都要屏住幾分，就怕被

人笑話規矩不好，捉住了把柄。

一路上沒遇見閒雜人等，穿過桃花林才聽到銀鈴般的笑聲。

皇后露出一笑，「又是那幾個小淘氣，速讓她們來給曦兒媳婦見禮。」

只見四個穿紅著綠的少女拿著繡花扇在撲蝴蝶，一動一靜一起一伏皆是美景，其中一個粉衣少女正好抬頭，「呀」了一聲，趕緊行禮道：「皇后娘娘萬福。」

另外三人聽見也趕緊問安。

皇后一手扶著腰，一手指著她們笑罵道：「仗著本宮喜歡妳們嬌美，又在禍害花兒草兒的了，這黃色花兒是迎春花？看著又有一點不同。」

一個紅色衣服的少女笑道：「娘娘，這花兒是連翹，根葉還可入藥呢。奴婢老家山上連片，並不稀罕。」

皇后身邊宮女責罵道：「大膽，怎可將燕王府少夫人名諱說出，還不快快認錯？」那紅衣少女嚇得眼中含淚，跪下求道：「奴婢從小便喜歡這花朵，這才念念不忘，奴婢無知，並不知少夫人名諱，請少夫人責罰。」

連翹臉色不變，笑道：「不知者無錯，豈能怪妳？快快起來。」她又不是貴女，自尊心沒強到那個分上，被諷刺幾句又不會矮幾寸，不值當計較，不然反而落了下乘。

皇后見狀笑道：「曦兒媳婦寬和大方，可妳也該罰。這樣吧，妳這樣好的相貌在宮中也是浪費，就到燕王府伺候兩位小主子，伺候好了，將功贖罪。」

連翹笑道：「多謝娘娘厚愛，只是這位姊姊乃是宮中人，燕王府豈敢接受。」今兒是鴻門宴，她早做好準備。

皇后拍拍她的小手，道：「妳越是懂事，本宮越想偏疼妳。妳年紀尚小，對京中之事還不夠瞭解，倒不如送這幾個給妳解解悶子。」

另三個少女跟著跪下，「娘娘，我們和冰兒一同進宮，幾月相處下來感情十分要好，真真捨不得她離去。」

皇后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妳們四人同去便是，堂堂燕王府還能少妳們一口飯吃？只是妳們乃是本宮身邊出去的，萬不可丟本宮的臉。」

四人一臉歡喜，磕頭謝過皇后，便自動走到連翹身後。

連翹心中冷笑，還真是強買強賣，也不問過她的意思，連正經拜禮都沒有，就這樣站在她身旁，有皇后撐腰，這是給她當奴才，還是給她當家做主？

不過皇后既然早就準備好，自然不容她拒絕，領回家去便是，環肥燕瘦，個個絕頂美貌，皇后捨得，就是不知道趙曦用得不用得了。

事情既然辦妥了，皇后走動也足夠了，一行人便又回了坤寧宮去。

剛走到半路，便見一五十餘歲、著青色宮裝的嬪嬪急匆匆走了過來。

皇后一見此人臉色就是一沉，但還是主動開口道：「田嬪嬪這是往哪裡去？可是太后有事？」

田嬪嬪笑道：「聽聞燕王府大少夫人前來，太后娘娘想接她過去敘敘舊，不知皇后娘娘這裡是否允許？」

皇后一笑，看了看連翹，「既然太后娘娘想見，妳就跟著去吧。太后娘娘是最溫

和之人，定能給妳驚喜。」

太后最恨之人莫過於燕王之母，當年可是幾十年的老對頭了，也不知道會不會將老貴妃的孫子媳婦給撕了，想想那場景也挺美妙的。

連翹見皇后一臉幸災樂禍，心中便是一緊，怎麼，皇后給了四個美人還不夠，太后也給塞幾個？她們也不怕趙曦累死！

第二十三章 太后打臉皇后

穿過御花園，再繞過內廷佛堂寶華殿，才是壽康宮，宮殿雖也在東西六宮中軸線上，卻明顯是內廷後端，是清靜，也是退出權力中心之意。

皇后笑說幾日未見太后娘娘，便也跟著來了。

後宮生活實在無趣，突然有一點熱鬧，她也想看。

只不過皇后娘娘身分貴重，乘坐著四人轎輦，而連翹等人卻只能靠腿走路。

連翹心想若是她乃有品級的世子妃，此時好歹也能混一頂兩人小轎坐坐。

回頭得和趙曦說說，他的世子位子得儘快爭取下來，不然日後豈不是天天靠大腳走皇宮？

她前面走著，在看看後面跟著四位嬌滴滴美人，突然有一種左擁右抱之感，自己都覺得可笑。

田嬪嬪一直默默關注連翹，見她嘴角翹起，心道：要麼是尚不通男女之情，不懂嫉妒，要麼就是心太大，太能容人。

走了兩刻鐘方到了壽康宮，走得連翹腿都軟了，一早上醒來便準備進宮，湯湯水水不敢多吃，只吃了一籠包子一碟子點心，走了一上午，這會子都餓得前胸貼後背了。

教導規矩的嬪嬪只說進宮不好吃太飽，因為要更衣或出虛恭，那就不美了，可她們卻沒教導，萬一肚子餓得咕咕響可怎生是好，簡直欲哭無淚。

好在太后娘娘居住之地沒有高聳臺階，也沒讓連翹左等右等，一通報，太后娘娘便讓進去說話了，直到了太后所居正殿，皇后才捨得從轎輦上下來，還一臉累壞了的模樣。

連翹自進入宮門便默默計算壽康宮大小，發現竟然比坤寧宮小了一半，又見皇后臉上無鄭重尊敬神色，心歎皇上兩口子真真連樣子都懶得做，竟如此薄待太后娘娘，而安國公府明明手握重兵，卻也真能忍，竟也不說為太后娘娘做主。

皇后一進入內室便開口笑道：「還是太后娘娘這裡的檀香味道養人，本宮一進來便覺心平氣和許多。」

連翹抿嘴，皇后連一聲「母后」都不叫，真是一點面子都不給太后。

太后笑道：「這就是曦兒媳婦？沒想到貴妃的孫子連媳婦都有了，哀家卻連個孫女都沒見到。來，好孩子，坐到哀家旁邊來。」

連翹裝作聽不懂這兩位的機鋒，笑著走到近前，「給太后娘娘請安。母妃時常說起您慈愛仁和，相公也十分惦念您。可惜如今臥病在床，只能由妾身代他問安了。」說罷，又認認真真磕頭行禮，一副懂事模樣。

太后和田嬪嬪對視，心道：徐氏不罵她老妖婆就不錯了，會說她慈愛才怪。但眼

裡有了笑意，「一家子客氣什麼，快坐下來陪陪哀家。」

連翹十分懂事地坐到旁邊，而皇后雖未有人招呼，也坐到了一旁，很是不客氣。太后皺眉道：「皇后，妳都多大年紀的人了，如今還懷著身子，怎麼什麼香都用？也不怕對腹中胎兒有害。」

被斥責了，皇后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，但終究沒有發作，只點頭道：「本宮知道了。」

太后也不計較，拍拍連翹的手就道：「妳還小，不知道香料有多可怕，越是濃烈的香味，越容易讓人做手腳，前朝多少妃子有孕時被人在香料上用了手段，許多撐不到五、六個月便早產下來，孩子手腳都齊全了，卻氣息全無，多可憐。還有好不容易撐到足月生了的，沒想到竟然只有圓滾滾的身子，卻沒有四肢，跟人屍一般可怕。」

連翹，「……」故事嚇人，這婆媳關係也嚇人。

皇后聽了，捂著嘴作嘔起來，望著太后的目光跟要殺人一般。

太后卻還一臉關切，「可是有什麼不妥？哀家就說了，莫用香，也莫隨意相信身邊人，誰知道對方是人還是狗呢。」說著，指著遠處站著的四個美人，「就比如她們，一個個身帶異香，保不齊裡面便有麝香，讓妳聞到豈能得了好？」

四個美人嚇得撲通跪下，「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，妾身等並無此等害人之心，所用香料皆是內務府供應，並無任何不妥。」

一聽這話，太后就問田嬪嬪，「這是誰家媳婦？哀家竟然不認得。」

田嬪嬪笑著說：「好似是皇后娘娘宮中的宮女，叫什麼冰清玉潔的，今日賞賜給燕王府了，說是伺候兩位小主子。」

太后怒道：「不過是奴婢，為何一口一個『妾身』？真是不懂規矩，也就曦兒媳婦是自己人，這要是外命婦，豈不讓人笑話後宮女人皆不懂禮義廉恥？一個奴才天天想著攀高枝，臉都不要了！來呀，讓人掌嘴，每人五十下，讓她們懂一些規矩。」

皇后本就被嚇得噁心，這會更是被氣得頭暈，「太后娘娘……」指桑罵槐的，這哪裡是教訓奴才，簡直是打她的臉。

太后卻制止皇后說話，「哀家知道妳被她們氣狠了，不用怕，哀家幫妳出氣。莫在這裡打，免得驚擾了皇后胎氣，到門外行刑，讓我們聽個響就是了。」

四個美人就要喊冤，卻被幾個大力嬪嬪給堵住嘴，拖了出去，不多時，門外「啪啪啪」一下一下打了起來，一開始還能聽到沉悶的呻吟聲，後來則一點多餘氣息都沒了。

連翹心裡顫抖，她就說宮裡隨便一個理由便能要人命，相公還說不會，看吧，第一次就見到了，不過她見過太多生死，何況那四人還是皇后之人，並不會有絲毫難安。

見連翹只眼睛閉了一下便如沒事人溫婉對答，太后心中讚了一句穩妥。想當年她和貴妃十一二歲時還十分懵懂，只盼著將來嫁一個好人家，一生一世一雙人，恩恩愛愛過一生，沒想到兩人前後腳入宮，被有心人挑唆，從好姊妹成了互相踩踏

的仇人，等兩人回過神來才知皆被人算計，可惜一切都晚了。

皇后氣得發抖，捧著肚子道：「太后娘娘，本宮有些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」

太后笑著點頭，「好好好，養好身子比什麼都強，妳肚裡的孩子可是咱們大歷的將來，定要好好對待，莫被雜事干擾，否則萬一早產可就不妥了。」

皇后拂袖離去，心裡罵道：老妖婆！要不是因為四處反賊太多，想要田家出力，她早就把這老妖婆給弄死了。

等皇后走後，太后讓田嬪嬪取來一個紅瑪瑙鑲嵌翡翠扣子的盒子，裡面是一對鳳凰于飛金簪，撫摸了片刻，太后方把盒子放到連翹手裡。

「五十年前，哀家和妳太婆婆乃是手帕之交，當時她得了這個盒子，前朝後宮得來的，十分精美。我看著眼饞，便求她贈送，只是她比我小幾歲，向來只有拿我好東西的份，沒有送我的，到了後來，哀家成了皇后，臨進宮前她哭著來送行，送了這個盒子，裡面還放了她攢了多年的銀兩，說是讓哀家打點用。」說到這裡，太后眼睛閉了片刻。

人老了，總是愛回憶從前，眼淚也容易上來。

連翹靜靜陪著，並不做聲，她知道太后和太婆婆有些恩恩怨怨，卻不料她們感情曾這樣好。

「誰能想得到，四年後妳太婆婆也進了宮，哀家很是高興，她也覺得有哀家撐腰，日子不會太難，只可惜我們太年輕，看不清自己的心，更看不清別人的心，兩人共事一夫，自然少不了磕磕絆絆，但哀家大了幾歲，總是讓著她一些，日子也就這樣過了。」

「直到幾年後，哀家的表妹年輕喪夫，此時哀家正好也懷了身子，便讓她進宮陪伴，一是為了幫襯哀家，二是為了增加她的身分，不讓世人看輕了她，可誰知道……」

誰知道，一向清純秀氣的表妹竟然私下和先帝勾搭在一處，兩人就在偏殿暗度陳倉，或在御花園逍遙快樂。

那時候貴妃知道了，來她這裡提醒。而她呢？卻覺得是貴妃挑撥她們表姊妹感情，還教訓貴妃要有宮妃氣度。

等表妹在她床上和先帝睡到一處，她才知道自己錯得有多離譜，表妹光著身子跪在她面前，如雨後白蓮一般耀眼動人，哭著訴說她有多愛先帝，又有多麼情不自禁。

她當時便噁心的吐了，本來早就過了孕吐，卻又開始反反覆覆，到六個月上終於沒保住那一胎，從此再沒有孩兒。

可表妹卻懷上了孩子，還說要贖罪，孩子一生下來就送給她。

呵呵，當她是傻子，送到她手上，就成了名正言順的嫡子。

後來表妹生產時她做了手腳，大出血去了，孩子卻很頑強活了下來。

她還記得先帝爺當時哭得多痛，說一輩子只遇見一個可心人兒，後來更強迫她收了那個孩子，也就是如今的皇上。

仇人之子，她卻不得不養著，當時整個田家正值風雨飄搖，需要她來撐著，用嫡

子位子，換田家順利回到西北，她覺得值。

「等哀家和妳太婆婆和好如初，兩個人也鬥了一輩子了，可妳太婆婆再討厭哀家，再笑話哀家是個傻子，卻從未說出皇上乃別的女人所出，其他宮人則是不敢。可誰想得到，先帝去世之前卻悄悄把這個祕密告訴了皇上，先帝這是怨哀家害死了他的心肝。」

後來她想把燕王拱上皇位，可一切都來不及了，只能趁皇上還沒站穩腳跟，想法子把燕王和貴妃都送到燕北，保住性命再說。

連翹不知道如何接話，把袖口往上拉了幾分，露出一只碧綠色手鐲，顏色清透得如水洗過一般漂亮，只上面有金絲纏枝，稍稍破壞美感。

太后見了有些激動，握住連翹的手臂道：「沒想到貴妃還留著這個。」當年貴妃一氣之下明明砸到地上，好好的鐲子一下就碎成了好幾段。

連翹笑道：「聽母妃說，太婆婆最愛的便是這個，時不時拿出來摸上一摸。太婆婆臨走時最不放心的便是太后娘娘，讓父王當親生母親一般孝敬您。」

太后掩面而泣，這些年她一錯再錯，最對不住的便是貴妃了，若非她當時一意孤行，此時皇位上的該是燕王了，可她也沒想到皇上會是白眼狼，當初那樣乖巧孝順，後來卻成了這副模樣。

「好孩子，哀家此時並不自由，不能幫妳更多。」招招手，一個二十幾歲宮女走近，樣貌十分漂亮，堪稱絕色。

「這是玉函，田家選送來的家生子，服侍我十餘年了，十分盡心盡力，性子更是穩妥，妳帶回去，若日後需要田家，由她出面就是。等過幾年日子好過了，妳或是找個人家把她嫁了，或是安置一番也是好的。」

玉函跪下，手放到太后膝蓋上，「太后娘娘，奴婢想一直伺候您。」

太后指著她道：「等皇上真不管不顧把妳拉走了，他待人向來三天新鮮，看妳到哪裡哭去。」

連翹，「……」太后這是把皇上看中的人拉到她府上了？太后娘娘，還是這麼任性呀。

連翹來時兩手空空，回時不僅捧著賞賜，還帶著一美貌宮女，宮中人皆知這玉函乃太后心腹，如今竟賜到燕王府。

皇后娘娘氣得摔了無數盤盞方才罷手，怒罵道：「老妖婆慣會和本宮作對，怪不得非要把本宮的人往死裡打，原來是為了自己塞人。那個玉函妖妖嬈嬈，當初田家送進宮就是為了爭寵，若不是本宮防備著，她早就得手了。」

心腹娉婷撫摸她後背，勸道：「娘娘莫氣，玉函乃安國公府所出，即使是奴婢也不好對付，若真生下皇子可是一大禍患，送給趙曦正好，此女一看就不是心思單純之人，讓她們狗咬狗去吧。」

皇后一想也是，「那冰清玉潔四人既然臉已經毀了，就扔到浣衣局去勞作，總不能白養著，妳再從那些小宮女裡尋摸幾個聰明伶俐的教導，過陣子再賞賜下去。」想到養得比花還嬌媚的幾個美人從此操勞，娉婷只覺心裡痛快，「娘娘，您若心

裡不舒坦，要不要讓道長進來摸摸脈？」

皇后本想拒絕，畢竟半個月前剛剛見過，但實在忍不住想，最終還是點了頭。娉婷一笑，「奴婢這就去請。」這種事情一般很少經過他人，多是她來操作。

紫陽真人服侍皇上用了仙丹，此時剛回到自己住處便見娉婷來請，他將人拉到懷裡，「又想男人了？」

娉婷噘著小嘴嗔道：「奴婢哪裡有資格想，還不是皇后娘娘想了。」

紫陽真人咬住她的小嘴，調笑道：「妳這個小蹄子向來會作怪，要不是妳老攛掇，皇后今兒剛吃了癩，這會能想起來？也罷，餵不飽的小騷蹄子，貧道給妳便是。」說著便將娉婷裙子撩起，一把將人抬到桌子上便弄了起來。

想想真是可惜，他早就看中玉函了，然而還沒弄到手便被太后給送走了，正憋了一肚子火，娉婷正好來了，可以幫助紓解。

娉婷當年被皇上要過，自從開了苞便十分渴望泉水灌溉，一開始是皇后看得緊，只有為了留住皇上才推她上來，後來則是皇上自己厭了，從此只能陪皇后一起早著。

蒼天開眼，終於盼來了紫陽真人，此人身體極好，能一夜幾次，著實讓人過癮。但只有皇后過癮，她只能乾看著，還是偶然一次機會，皇后睡著了，她在耳房準備熱水，那人就摸了過來，將她滋潤了一番。

這之後，每次紫陽真人把皇后弄睡了，便澆灌她一番，從此娉婷眼裡便只有他，事無巨細地把皇后一舉一動報告於他。

兩人將桌子搖爛了方才罷手，娉婷揪住他胸毛便扯，「死人，弄了人家一身氣味，讓皇后聞出來可怎麼辦？」

紫陽真人親吻她胸前的粉嫩，「還不是妳先來撩？」

娉婷不依了，「胡說。」

「哪裡胡說，那為何妳今兒不穿閉襠褲？」說著將她揪住，撤下幾根毛髮，「我留起來，日後收集足了做個枕頭。」

「就知道你是個永不滿足的，到底收集了多少女人那裡的髒東西？」不要臉，可她就喜歡他不要臉。

紫陽真人哈哈大笑，推她道：「好了好了，妳吃也吃飽了，趕快回去。告訴皇后我月底再過去，不然容易被人盯上。」說著掏出一個荷包，「送給她，讓她也聞聞我的味道。」

等娉婷回到坤寧宮，皇后見她身後無人，頓時面沉如水，「人呢？去了半晌，連個人影子都沒帶回來。」

娉婷將荷包放到皇后手中，歎氣道：「別提了，皇上剛剛用了藥，發瘋得厲害，真人怕出了事不敢走開，這還是真人抽空扔給奴婢的，也不知是什麼好東西。娘娘，皇上剛剛脫光了飛奔，可嚇人了。」

皇后打開荷包一看，竟然是彎彎曲曲的毛髮，哪裡還能不懂？心裡「呸」了一聲，心情倒是好了，「皇上那樣子，也是辛苦他了，上一批小宮女，如今還剩多少人？」

娉婷略一想，回道：「上一次進了百十人，沒被皇上收用過的大概剩二、三十個，那些收用了後身子還好的成了宮女，身子被弄壞了的都扔到北苑了。」

皇后心裡不齒，一把年紀的男人了，卻天天糟蹋十幾歲小姑娘，真真噁心人。她道：「也別真讓她們自生自滅，讓太醫署裡的女醫每個月過去看看。」

娉婷笑道：「今兒見到燕王府少夫人，才知小小孩子也有女人魅力。還別說，比咱們選的那些小宮女可有味道多了，若是皇上見了不知道有多心動……哎喲，瞧奴婢這張嘴，開口就胡咧咧。」

皇后看了她一眼，沒有做聲。自從懷了孩子，難免心軟一些，不想再做這些孽了。

此時，被惦記的連翹終於回到府裡，還沒等歇息一下，後腳太后娘娘的懿旨便到了，竟是封趙曦為燕王世子的旨意。

這等大事本來應是皇上頒下聖旨，然而年前燕王便遞了請封世子的摺子，卻是石沉大海，不料一向萬事不管的太后突然來了這麼一齣。

若說後宮不得干政，可燕王乃是皇家人，封世子是朝堂事也算是皇家家事，再加上趙曦乃嫡長子，是順理成章之事，便沒有人出來反對。

稀裡糊塗的，趙曦便成了世子。

將懿旨安放到正堂，趙曦攙住連翹道：「果真是旺夫命呀，若沒有娘子爭取，我這世子位置還不知道何時才能拿到。」

連翹踩了踩他腳尖，「你知道就好，日後可不許對不住我。今兒皇后娘娘賞賜了四個國色天香大美人，若不是太后娘娘阻攔，此時你就該嬌妻美妾左擁右抱了，是不是很可惜呀？」

趙曦看她吃小醋的模樣，心裡一分受用，「不會不會，一個嬌妻足夠，我可不敢再多別的女人，不信妳摸摸我的心。」說完，卻將腦袋拱在小媳婦懷裡撒嬌起來，弄得連翹十分癢癢。

而趙曦心裡歎道：小媳婦何時才能長大呢，現在真心一點都沒有話本子裡描述的那種嬌軟呀。

「娘子，回頭妳每日都要喝兩碗牛奶，可一定要記得。」

連翹疑問：「為何？」

趙曦一本正經道：「長高個。」長大，該長大的地方一定要長大！

窗內粉紅片片，窗外桃花飄搖，連翹在他懷裡歎氣，「終於將進宮這一頁給揭過去了，還好平平安安地出來了，好想出去散散心，京城有秦淮河、有夫子廟，聽說夜裡十分熱鬧，我都沒有看過。」

「這還不好說？咱們今日便去。」趙曦還當多大事，立即答應下來。

連翹卻皺眉道：「可咱們還沒去外祖父家拜訪，哪裡能先私自出門，讓老人家傷心。再者，皇后的外甥還躺在床上半死不活，咱們出去玩樂，豈不是被人抓住把柄？」

趙曦笑道：「今夜偷偷去，明日再去國公府。石家離死不遠了，不用顧忌他們。」

如今各地反叛，打的旗號都是「清君側」，而第一個被針對的便是武威侯府，這幾日他們自顧不暇，哪裡有功夫幹別的。

這京城的天，撐不了多久了。

第二十四章 夜遊秦淮河

是夜，月朗星稀，清風柔和，適宜出行。

連翹身穿俐落紅色褂子、黑色褲子，外罩白色雲錦斗篷，一派富貴公子模樣。

看到連翹，趙曦忍不住將她扛起來就跑，實在是太過可愛了。

兩人棄車騎馬，看盡京城夜晚繁華，尤其是秦淮河上，酒樓茶館花船林立，用人潮如梭來形容不為過。

福公公提前訂好了河邊上一最大酒樓雅間，從窗戶裡能望盡河上美景。

連翹十分喜歡京城小吃，點心最為精緻，確實比北邊更加豐富好吃，不過看到河上風景，才發現京城最美不是小吃，而是美人。

河上有獨自一人的船，船上或有鮮花，或有美酒，或有小吃，穿梭於花船之間供人買賣；大一些的花船上則是美貌小娘子，身姿嬌柔、面貌嬌媚，或撫琴，或吟唱，或陪酒，或躺在男人懷裡……

連翹不好意思看了，小聲嘀咕道：「簾子不拉上便拉拉扯扯，真真不成體統，看那些男人有很多都是書生打扮，白日裡詩書禮儀掛在嘴上，一到晚上這些禮儀道德就被河裡的魚妖給吞了不成？」

趙曦大笑道：「來來來，娘子變成魚妖給我看看是何模樣。若是指望男人都是聖人，那世上便再無戰爭了。」

男人貪慾多來自對權力的執著，對女人的占有慾，若少了一半，就是太平盛世了。不過他也不是聖人，此時也有點把持不住，含住一口桃花釀，湊到小媳婦嘴邊親吻，趁著呼吸之際，將酒餵了進去。

連翹氣得跳起來打他，「你瘋了不成，又來這一套，我此時可是男童打扮，你也下的去手。」

趙曦用手蒙住眼睛，笑道：「我看不見，不知道妳是男是女，現在就只想吃香香。」說罷，不要臉地撲了上來，將人摟在懷裡親吻。

此情此景，能忍著不吃的不僅是聖人，簡直不是男人。

連翹被他抵在窗框上無法動彈，一開始還掙扎，後來便覺得身燥體熱，腿不由自主攀了上來，兩個人恨不得吻一個天翻地覆。

直到無法呼吸，連翹方清醒過來，咬了趙曦一口，「剛剛還笑話別人，現在輪到自己不檢點了。」

趙曦委屈道：「他們是偷花採玉，我們可是正經八百的夫妻，哪裡不檢點了？妳都把我的嬌妾們都給拒了，必須以一己之力承擔起嬌妻美妾所有職責才是。」

連翹，「……」看老娘打不死你，心裡竟然還惦記著這個！

樓下有一花娘看到窗子上情景，指著這邊笑道：「瞧瞧，這男人也真想不開，放著這麼多嬌滴滴的小娘子不採，非要和小童混在一處，簡直是不知人間美味。」

可惜了，這樣美的男人竟然愛兔兒！

「煙籠月來水籠紗，琵琶少女正作場，誰管他生生死死是與非，只盼今朝遇情郎……」夜幕下，一粉衣少女吳儂軟語唱著彈詞，將奢靡江南的兒女情長一一唱出。

連翹窩在趙曦懷中，靜靜聽著，有些詞雖聽不懂，但只聽意境便覺纏綿悱惻。

等一曲罷，趙曦問：「困不困？若不困，帶妳去一個地方。」

連翹難得出來遊玩，哪裡會困，連連點頭。

趙曦笑著為她戴上帽子，用斗篷包住，將人一抱便飛了起來。

連翹嚇得抱得緊緊，「你怎麼又不提前說一句？」

趙曦笑道：「驚喜。」

湖面上燈火輝煌，空中夜色反而更加不顯，他抱人飛過，並未引起旁人注意，踏過幾艘花船借力，兩人落在河面上最大的一艘船上。

一小娘子驚呼，「何人？」

趙曦亮出一枚骨牌，道：「自己人。」

那小娘子看了兩人一眼，笑道：「我們娘子這會子正在二樓待客，容奴婢通報一聲，二位在這邊坐，著聽聽小曲，喝點暖湯。」

連翹之前就看見這艘船，因它是秦淮河上唯一一艘三層花船，且船周皆用水粉、水藍色朦朧紗籠罩著，十分縹緲。

等見到花船主人，連翹方知這世上竟然有如此妖嬈嫵媚之人，她見過無數好看之人，但沒有一人超越此人，面龐白如發光，身段猶若無骨，讓人恨不能捧在手裡，生怕她一磕碰便如瓷器般碎了。

女人輕輕靠在船欄上，笑道：「趙公子來了？」一笑便如煙花般燦爛，耀人眼。

趙曦點頭，「柳胭姑娘，考慮得如何？」

柳胭半躺在白色毯上，望著遠處星光，「我這種身分如何能入得了那人的眼？我選擇入幕之賓雖嚴苛，可終究是個妓子，半個朝堂的男人都見識過了，難不成伺候完了臣子再伺候君王？」

連翹本沉溺在美色之中，甚至自慚形穢，聽他們說起這個，腦子裡不免出現桃色畫面，這女人真厲害，竟然把半個朝堂給睡了，還想睡皇帝！

「我倒不怕他看不上妳，見了只會挪不動步子，我只擔心妳承受不住他的手段。年前進宮的上百宮女，如今活蹦亂跳的已經沒有多少個了，能夠抓住他的心是好事，卻怕妳受傷。」趙曦利用人，也會把害處明明白白說出，端看對方如何選擇。柳胭苦笑道：「你以為高官顯貴都如面上一般光風霽月？這麼多年都過來了，什麼人、什麼手段沒見識過？若非閔公子背後撐腰，我能否活著還未知。我倒不怕失寵，大不了弄一個病死，混出來便是，我怕的是得寵後如何辦，會不會被皇后等人給弄死？」

男人嘛，一個個道貌岸然，到了床上才能看出是人是狗，有的明明已經年過半百，卻堅持吃藥來玩，恨不得玩出花來才作罷，還有那更變態的，用不堪手段逼迫她、折辱她，不過她也並非什麼都能接受，大不了一顆藥下去，讓那些人出現幻覺，

自己玩起了花樣，她只要坐著欣賞便是。

趙曦笑了，柳胭十一歲便被老鴛推出來，幾年來能越過越舒坦，憑得可不僅僅美貌而已，他調查過，她在湖華堂內排名前三十，過手的死人超過五十人，如此之狠，能敗給皇后？

「柳姑娘的功夫都是鬧著玩的？」說完，趙曦將腰中軟劍抽出直刺柳胭。

柳胭本半躺著柔柔弱弱，卻瞬間連人帶毯移動三尺，趙曦反手又刺了上去，柳胭直接飛上船杆。

一切都在眨眼之間完成，連翹恨不能鼓掌，厲害了，沒看出來是絕頂高手，美貌與武功集於一身，讓她更加羨慕萬分。

柳胭指著趙曦鼻子罵道：「一言不合便開打，你是不是男人？」

趙曦笑，「不是男人，我還太小，既然妳不怕，剩下的我來安排。妳現在就很好，不需要刻意迎合。」

柳胭邊說邊指著連翹笑道：「看出來了，你定然和這位小公子一樣嘍。」自連翹一出現，她便知是個小姑娘了，這會子才拆穿。

連翹臉紅，「姊姊好。」姊姊衝她一笑，她便受不住了。

柳胭笑了笑，點點頭便走了，即使是為了給閔公子報仇，她也願意。

回府路上，連翹悶悶不樂。

趙曦問道：「娘子累了還是困了？」剛剛還一臉興奮，見個女人都臉紅，真是不知怎麼笑話她了。

連翹望著他，幽幽問道：「相公，你見識過如此多美貌動人的女人，會不會覺得我又醜又笨？」

趙曦頓時敲起警鐘，必須完美回答才不會被打，「娘子，妳天生麗質，能讓天下女人羞於見人，而且我何時見過美貌動人的女人了，一個個不都粗壯不堪嗎？再者說了，咱們家的金山是妳找到的，世子位子是妳爭取下來的，哪裡笨了？」

聽他如此說，連翹「噗嗤」一笑，樂了，「真是越來越貧嘴，也越發會裝了。柳姑娘真的是天下第一美，我一個女人見了都心跳加快，你見了不動心？」

趙曦摸摸她的小腦袋，輕輕歎道：「美好事物千千萬，難不成妳都愛？那柳胭模樣是美，但在我眼裡也就是一個精美擺設物件而已，唯有妳是一生一世相伴之人，明明這樣美好，妳為何總是妄自菲薄？」

連翹垂頭道：「因為你太好了，我總是怕配不上。」

趙曦被她哄得暈頭轉向了，小媳婦無意中說出一句話，總是讓他五迷三道。

「那妳快快長大，給我生幾個小娃娃，就徹底栓牢啦。」

有時候覺得時間不夠用，可看到小媳婦小小樣子便覺得時間還是太慢了，怎麼總也長不大，愁死。

玩得累了，反而有些興奮，兩人在床上小打小鬧半天，半夜方才睡下，倒是一夜好夢。

第二日一早，趙曦兩人用過早膳便往齊國公府趕去。

因昨日接到信，國公府沒當差的幾個表哥表弟早等在大門，女眷們則候在二門，見趙曦二人來了，白氏笑著迎上來——

「總算是到了，老夫人從一睜眼便念叨，我耳朵都起繭子了。」

王氏也點頭，「很是很是，我都恨不能去王府接你們了。」

連翹趕緊行禮道：「是我們的錯，日後一定早早過來。」

白氏握住她的小手，笑說：「我們也就這麼一說，妳也真實在。老夫人天天念叨你們，恨不能你們住到府裡來。」

王氏插嘴道：「老夫人說得很對，王府裡就他們兩個小主子，長輩不放心很正常，咱們府裡表兄弟姊妹一大堆，在一起玩多熱鬧。」

趙曦卻連連討饒，「二位舅母可饒了我吧，我都多大了還被當作小孩子。」

王氏一聽卻白他一眼，「多大？圓房了嗎？」

連翹的臉「轟」一下紅透了，二舅母太不講究了，大庭廣眾說這個！

白氏笑著點點王氏的腦門，「就妳能耐，看把咱們翹姐兒臊的。你們莫理她，她就是個人來瘋的粗人，家裡武將出身不講究。」

王氏哈哈大笑，「大舅別笑話二舅，好像嫂子家裡不是武將出身似的。」

兩位舅母一邊逗樂一邊走著，一路還真是不寂寞。

等到了正院，就見徐老夫人將一根粗壯木棍舞得虎虎生風，實在不像上了年紀的人。

趙曦看了連連鼓掌道：「外祖母威武！」

連翹則一臉目瞪口呆，外祖母不是六十多了嗎？這身體好得沒人比得過了。

聽到聲音，徐老夫人扔下棍子就跑過來，「曦兒和你媳婦來啦？怎樣，外祖母壯不壯？」

「壯壯壯，外祖母真厲害，不袒天氣還有些涼，您只穿一件薄衫，是不是太少了？」

趙曦說著趕緊掏出帕子替她擦汗，連翹也趕緊扶住徐老夫人。

徐老夫人拍拍胸脯道：「熱著呢，你也別荒廢了功夫，帶著翹姐兒一起，每天堅持練上半個時辰。」說著，看了看連翹的小身板，又道：「妳還是太瘦了，可見吃得太少。不行，今天我要親自盯著妳吃飯，以後每頓都要至少吃一碗米飯。」

連翹羞澀低下頭，如蚊子哼了哼，「嗯。」她能吃三碗都不撐呢！

趙曦聽了大笑出聲，媳婦屬於光吃不長那種，別看這些女人都壯實，他敢打賭沒一個能吃過他媳婦，忙提醒道：「外祖母，一會您飯多準備點，讓翹姐兒給您一個驚喜。」

旁邊的慧娘哼了哼道：「什麼呀，肯定和小鳥吃得一樣少，咱們老徐家可沒一個瘦弱媳婦，表弟你別看走了眼。」

王氏一巴掌拍到慧娘背上，「不會說話就憋著，看妳得意的。」說著對連翹笑道：

「翹姐兒莫在意，妳表姊被我慣壞了，心不壞，就是嘴臭。慧娘，給妳表弟媳婦道歉。」

慧娘瞅了她娘一眼，被瞪得敗下陣來，小聲道：「對不起。」

王氏又一巴掌拍過去，「沒吃飽飯呀，大聲點。」

慧娘含淚，聲音大了許多，「對不起！」

連翹趕緊回禮，「妳是姊姊，真教導我幾句也是應該，哪裡用得著正經八百地道歉，二舅母莫如此，咱們可是至親，不能為了一句兩句話就生分了。」

王氏摟過連翹，「真是好孩子，舅母最喜歡妳這樣的，妳大舅家表姊都出門子了，就剩下慧娘和妳三舅家月娘兩個女孩在家，家裡難免寵了些。可她也不想想，在家千日好，真出門子了，誰受得了她這惡言惡語？」

趙曦握住連翹的小手，笑道：「那還不簡單，把表姊嫁給武將，沒那麼多臭講究，而且萬一表姊被欺負，咱們也能直接打上門，誰勝了聽誰的，省事。」

其實也不全怪慧娘，是當年大人之間玩笑開得太過，但有些話他又不好和小媳婦明說，只能先含混過去，回家再說。

聽趙曦想要將她嫁人，慧娘心裡委屈。

六年前，姑母進京祝壽，那時還哭訴燕北沒有看得上的人家，怎麼也要給趙曦找一模樣、家世、脾氣都頂頂好的姑娘。

看姑母發愁，母親笑言大不了親上加親，將她許配給表弟，當時姑母摟著她笑作一團，說要真如此，那可是趙曦賺了。

她當時還有點不情願，說：「燕北乃苦寒之地，慧娘才不要去。若是成婚，須讓趙曦倒插門到咱們府裡過日子。」

當時大家笑成一團，姑母還連聲說好好好。

她長大後雖然知道倒插門是絕無可能，卻一直覺得兩家聯姻乃是最好選擇，嫁入姑母家，誰能欺負她？且祖母和母親也都沒幫她相看，讓她以為和趙曦的婚事定是板上釘釘，誰能想到，不過幾年趙曦便娶了連翹。

姑母當年多講究門第啊，可事實呢？連翹不過是小雜貨商出身，且是喪母長女，教養能好到哪裡去？就這樣的身分竟然成了正室！

想到這裡，慧娘又瞅了連翹一眼，見她邊用飯邊和祖母聊天，還能做到兩不耽誤，尤其是看著動作文文靜靜，可她數了，面前碟子滿了又清，清了又滿，這都好幾回了，也不怕撐死！

徐老夫人年紀雖大，牙口卻好，最愛用的便是爐炙肉，爐子上放一個鐵盤，上面鋪滿大蔥和羊肉片，趁著熱火快炒，味道十分沖。

「咱們西北起家，各種烤肉是少不了的，可惜京城這邊沒有好羊肉，還是妳三舅孝順，年年從西北往這邊運活羊，才讓我這老骨頭吃上幾口舒心飯。」

連翹附和道：「舅舅和舅母們都極孝順，我們小輩也須有樣學樣，哪天我給外祖母做一道驢肉火燒，火燒外焦裡嫩滿口香，驢肉香而不柴最好嚼，保管您愛極。」做飯她是真在行，這倒不是自誇。

徐老夫人一聽樂了，「我就喜歡會吃的孩子，不過妳還是吃太少了，這樣瘦，再添一碗飯，吃碗肉。」

「自從來了京城便天天吃得清淡，只有外祖母這裡的飯最合胃口，我剛剛吃太

多，這會已經飽了。」連翹有些羞澀，她都吃兩碗飯、五碟子菜了，雖然將將飽了，但確實還能再來一輪。

徐老夫人不聽，摸了摸她的小胳膊就道：「這哪裡行，再來！」

連翹也就不假客氣了，再來就再來，丟臉哪有吃飯重要。

慧娘見連翹果真再吃一輪，驚得差點筷子都掉了，哪裡來的鄉野村婦？

還是王氏怕她失禮，扭了她大腿一把才把她掐醒了。

等連翹飯後休息去了，王氏將慧娘扯回院中，關上門就是一巴掌，「妳今天是什麼樣子？雖然咱們家不講究那些虛禮，平日裡也由著你們胡鬧，可妳不該當著親戚的面就如此做派。」

慧娘早就忍得難受了，這會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「娘，我是不是您親生的？當年明明說好了表弟娶的人是我，怎麼突然就娶了一個小雜貨舖家女兒？女兒不服。」見閨女落淚，王氏又心疼了，想罵也捨不得罵，只得拉著人坐下好好聊，「我以為妳都這樣大了，什麼事情都看得開，便沒有掰碎了和妳說。當年不過是兩家的玩笑話，妳看不出來？妳姑母喜歡妳是不假，可她嫁的人是燕王，最受皇上忌諱的王爺，若是咱們兩家聯姻，妳覺得皇上怎麼想？」

二房雖然不襲爵，不算是權力中心，但慧娘是嫡女，且國公府一向團結，便也知道裡面彎彎繞繞，她不是不明白，就是過不去這個坎。

「那您怎麼不給我相看人家？」

王氏一聽都氣笑了，刮了刮她鼻子道：「原來是恨娘不給妳找人家，怪不得老話說女大不中留，留來留去留成仇，看看，這不就應驗了？」

慧娘臉紅道：「娘，您冤枉我，我恨不得一輩子只守著娘。」

王氏將閨女摟在懷裡，「妳才十四歲，我們哪裡捨得把妳嫁了。妳這憨直性子，娘不指望妳嫁個多顯貴的人家，只想讓妳過得舒心，這才一直挑著，妳看看，滿京城像妳祖母這樣好的老夫人有幾個？哪家不是糟心事一堆。

「有婆婆好的，兒子卻不成器，通房都有幾個了；有小子好的，有能力又潔身自好，可偏偏有個厲害娘，旁的不說，妳大姊可是妳大伯家嫡長女，妳姊夫家裡還自詡清流世家，還不是庶子都生出來了。」

想到大姊夫一家子求娶大姊前，那是千保證萬保證，可大姊不過三年沒懷孕，婆婆便坐不住提了通房，而姊夫呢，若真不肯，庶子又是從哪裡來的？

慧娘想明白後，抱住母親道：「娘，我錯了，不該使小性子，我知道您都是為我好。」大姊是正經國公府嫡女都遇人不淑，她不過是遲早要分出去的旁支，更是不知將來如何了。

王氏聽著又大力拍了她一下，「知道錯了？那還敢欺負翹姐兒不？」

慧娘很是幽怨地白了她娘一眼，剛剛還那樣溫柔，一動作便暴露本質。她小聲地哼哼道：「不了。」她也是要面子的。

「大聲點。」王氏手揚著。

慧娘看著，心想自己若是不答應，娘親第二巴掌能把她背給打青嘍。

「不敢了，都是一家子，要相親相愛。」面子哪裡有不被打來的重要。
王氏一笑，將巴掌變為擁抱，「真是我家乖閨女。」
慧娘，「……」無事，她習慣了。

Crescent Family